抱朴子/外篇/卷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朴子曰：吳之杪季，殊代同疾，知前疾之失於彼，不能改弦於此。鑒亂亡之未遠，而躡傾車之前軌，睹枳首之爭草母，而忘同身之禍，笑蟣虱之宴安，不覺事異而患等。見競濟之舟沈，而不知殊途而溺均也。余生於晉世所不見，余師鄭君，具所親悉，每誨之雲：吳之晚世，尤劇之病，賢者不用，滓穢棄序，紀綱馳紊，吞舟多漏。貢舉以厚貨者在前，官人以黨強者為右，匪富匪勢，窮年無冀。德清行高者，懷英逸而抑淪；有才有力者，躡雲物以官躋。主昏於上，臣欺於下，不黨不得，不競不進，背公之俗彌劇，正直之道遂壞。於是斥鷃因驚風以淩霄，朽舟托迅波而電邁，鴛鳳卷六翮於叢棘，鷁首滯潢汙而不擢矣。秉維之佐，牧民之吏，非母後之親，則阿諂之人也。進無補過拾遺之忠，退無聽訟之幹，虛談則口吐冰霜，行己則濁於泥潦。莫愧屍祿之刺，莫畏致戎之禍，以毀譽為蠶織，以威福代稼穡。車服則光可以鑒，豐屋則群鳥爰止。叱咤疾於雷霆，禍福速於鬼神，勢利傾於邦君，儲積富乎公室。出飾翟黃之衛從，入遊玉根之藻棁。僮仆成軍，閉門為市，牛羊掩原隰，田池布千里。有魚滄濯裘之儉，以竊趙宣平仲之名。內崇陶侃文信之訾，實有安昌董鄧之汙。雖造賓不沐嘉旨之俟，饑士不蒙升合之救，而金玉滿堂，妓妾溢房，商販千艘，腐谷萬庾，園囿擬上林，館第僭太極，梁肉余於犬馬，積珍陷於帑藏。

其接士也，無葭莩之薄；其自奉也，有盡理之厚。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，而竊大理之位；不識幾案之所置，而處機要之職；不知五經之名目，而饗儒官之祿；不閑尺紙之寒暑，而坐著作之地。筆不狂簡，而受駁議之榮；低眉垂翼，而充奏劾之選；不辯人物之精粗，而委以品藻之政；不知三才之軍勢，而軒昂節蓋之下；屢為奔北之辱將，而不失前鋒之顯號；不別菠麥之同異，而忝叨顧問之近任。夫魚質龍文，似是而非，遭水而喜，見獺即悲，雖臨之以斧鉞之威，誘之以傾城之寶，猶不能奪鉛鋒於犀兕，聘駑蹇以追風，非不忌重誅也，非不悅美賞也，體不可力，無自奈何，而欲與之輯熙百揆，弘濟大務，猶托萬鈞於尺舟之上，求千鍾於升合之中，紲芻狗而責盧鵲之效，構雞駑而崇鷹揚之功，其不可用，亦較然矣！

吳主不此之思，不加夕惕，佞諂凡庸，委以重任，危機急於弓廣弩，亡徵著於日月，而

自謂安於峙嶽，唐虞可仰也。目力疲於綺粲，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；耳聰盡於淫音，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；谷帛靡於不爭，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；心神悅於愛媚，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。蓋輕乎崇替之源，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。

鄭君又稱，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，出不營祿利，不友諸侯，然心願太平，竊憂桑梓，乃慨然永嘆於蓬屋之下，告其門生曰：「漢必被耀，黃精載起，纘樞紐於太微，回紫蓋於鶉首。聯天理物，光宅東夏，惠風被於區外，玄澤洽乎宇內。重譯接武，貢楛盈庭，蕩蕩巍巍，格於上下，承平守文，因循甚易，而五弦謐響，南風不詠，上不獲恭己之逸，下不聞康哉之歌。飛龍翔而不集，淵虬蟠而不躍，騶虞翳於冥昧，朱華牙而未秀，陰陽相涔，寒燠繆節，七政告兇，陵谷易所，殷雷車訇磕。於龍潛之月，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。玉燭不照，沈醴不湧，郊聲多壘，嘉生不遂夫豈他哉？誠由四兇不去，元凱不舉，用者不賢，賢者不用也。

「然高概遠量，被褐懷玉，守靜潔誌，無欲於物，藏路淵滂，得意遺世，非禮不動，非時不見，困而無悶，窮而不悔，樂天任命，混一榮辱，進無悅色，退無戚容者，固有伏死乎雍瓦牖，安肯沽炫以進趨，揭其不貲之寶，以競燕石之售哉！孔墨之道，昔曾不行，孟軻揚雄，亦居困否，有德無時，有自來耳。世無離朱，皂白混焉。時乏管青，騏蹇糅焉。礫積於金匱，瑾瑤委乎溝洫，匠石緬而遐淪，梓豫忽而莫識，已矣，悲夫！我生不辰，弗先弗後，將見吳土之化為晉哉，南民之變成北隸也。」言猶在耳，而孫氏輿櫬。

抱朴子聞之曰：二君之言，可為來戒。故錄於篇，欲後代知有吳失國，匪降自天也。若苟諱國惡，纖芥不貶，則董狐無貴於直筆，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！